

胡自信 著

生命充满了劳绩，
但人还是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。



海德格尔
Heidegger

大家精要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
海德格尔

胡自信 著

大家精要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代号: SK16N148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德格尔/胡自信著. —西安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, 2017.1

(大家精要)

ISBN 978-7-5613-7353-8

I. ①海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海德格尔(Heidegger, Martin 1889—1976)—传记 IV. ①B516.5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308982号

海德格尔 HAIDEGE'ER

胡自信 著

责任编辑 宋媛媛

封面设计 张潇伊

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(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)

网 址 <http://www.snupg.com>

印 制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660mm×980mm 1/16

印 张 10

字 数 100千

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

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613-7353-8

定 价 20.00元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, 请与本公司销售部联系、调换。

电话: (029) 85303879 传真: (029) 85307864 85303629

目 录

第1章 海德格尔一生 / 001

亚里士多德式的哲学家 / 001

原始的沉沦与难言的悔恨 / 016

第2章 时间是存在的本质 / 030

人生在世的主要特征：在……之中，世界，人们 / 037

人生在世的进一步规定：怕，理解与解释 / 048

畏是情绪的深层结构：闲谈，好奇，两可，沉沦与被抛 / 054

人的存在是“烦”：烦忙与烦神 / 061

真理是事物的无遮蔽状态 / 068

存在的意义是时间 / 077

第3章 艺术是真理在作品中的显现 / 091

艺术作品不是普通物品 / 092

艺术作品是真理的一种存在方式 / 098

艺术的本质是真理显现在作品中 / 106

第4章 语言是存在之家 / 115

人道主义忘记了存在 / 116

语言是存在的家 / 121

第5章 技术是真理在事物中的显现 / 136

现代技术的本质是限定人与万物 / 138

追问是思想的虔诚 / 142

结语：道路，而非著作 / 148

附录

年谱 / 152

主要著作 / 153

第 1 章

海德格尔一生

亚里士多德式的哲学家

1889 年 9 月 26 日，马丁·海德格尔（Martin Heidegger）出生于德国西南部巴登州的梅斯基尔斯小镇，简称“梅镇”。他是家中长子，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。父亲弗里德里希·海德格尔是一个手艺高超的箍桶师，兼任梅斯基尔斯镇圣马丁天主堂司事，1924 年去世。他看到了儿子与天主教的决裂，却没有看到他在哲学上的成就。这对海德格尔的父亲来说，实在是一件伤心事。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天主教会养育了海德格尔；他能读中学，全凭天主教会资助。与其父亲相比，海德格尔的母亲似乎幸运一些。她 1927 年去世，就在这一年，海德格尔的代表作《存在与时间》出版了，他把这部刚刚问世的鸿篇巨制，捧给已经病入膏肓的母亲。

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，当时海德格尔一家既不富裕，也不贫穷，属于下层中产阶级。他们住在圣马丁教堂广场对面一个并不高的屋子里。教堂是海德格尔童年生活的主要场所。与所有孩子一样，圣诞节是海德格尔孩提时代最美好的节日。凌晨三点半左右，准备去教堂敲钟的几个男孩儿，都集中到海德格

尔家，母亲已经准备好了蛋糕和牛奶咖啡。早饭后，他们点起门口的灯笼，走到教堂广场上，踏着冬雪，走进寒夜，来到教堂；他们爬上黑暗的钟楼，抓住冰冷僵硬的绳子，绳子上还结着冰凌……海德格尔回忆说：“教堂的钟声是一首神秘的乐曲，教会在其中欢宴；孩子们守夜的日子，四季的更迭，每一天的上午、中午和下午，在其中连成一体。悠扬的钟声穿越年轻人的心田、梦乡、祈祷与游戏——或许是这钟声掩盖了钟楼所具有的那种最神奇、最完整、最持久的秘密之一。”

海德格尔家的经济状况只能说是一般，可以维持日常生活，却无力供孩子上中学和大学。教区牧师布兰胡波有爱才之心，遂建议海德格尔父母，等孩子初中毕业后，一定要让他读高中。那时，教会资助优秀学生上学，已成惯例。这种做法的主要目的，就是为教会培养人才。为了帮助海德格尔顺利地考上高中，这位好心的牧师免费教他拉丁语。距离梅镇不远的康斯坦斯天主教神学院，是一所培养年轻牧师的寄宿制学校。院长格鲁伯也有爱才之心，于是他与布兰胡波牧师一道，从当地的一家基金会，为海德格尔争取到一笔学费。1903年，海德格尔开始在康斯坦斯神学院读书。在此后长达十三年的求学历程中，他一直受助于教会。1913年至1916年间，他获得撒策勒基金会的资助，其附加条件是：受助者必须坚持圣托马斯·阿奎那的哲学与神学。1909年，海德格尔从康斯坦斯神学院毕业。院长对他的评价是：天资卓越，勤奋好学，品德高尚；入学时已有一定的成熟度，学习主动；德国文学方面的知识尤为出色，为了追求这方面的知识，有时不惜牺牲其他功课；坚信自己将从事神学事业，喜爱修道生活，也许会申请加入耶稣会。

1909年9月30日，海德格尔真的加入一个耶稣会，那是奥地利西部菲勒克西附近梯西斯镇的一个修道院。但是两周后，见习期满，他未被录用。海德格尔曾抱怨说，他的心脏不

舒服，因此修道院让他回家养病。有的学者说，要不是因为健康原因，我们今天面对的，就很可能是作为神学家的海德格尔，而不是作为哲学家的海德格尔了。这种评论是中肯的，哲学毕竟不同于神学。但是还需注意，二者密切相关：它们都探究宇宙的存在和发展，都要用理性来解释宇宙的存在和发展。二者的不同在于，哲学从事实出发，一直追溯到一些能够解释这些事实的基本原理，例如质料或心灵；遗憾的是，哲学的理性无法解释这些基本原理的由来。

比较而言，理性也是神学的工具；但是，与哲学的思想路线不同，神学不是从事实出发而探求原理，而是从原理出发阐述事实。换言之，神学从信仰出发，用信仰的对象来解释宇宙万物。基督徒说，上帝是世界万物的本原，理性能够说明上帝与万物的关系。遗憾的是，神学无法解释上帝的由来，于是它诉诸信仰。哲学的基本原理与神学的上帝都缺乏科学知识所具有的那种实证性，都不是一种人人皆可验证的知识。因为有这样的相似性，所以有些人、特别是西方人，把哲学与神学混为一谈。我们可以说，这是广义的哲学与神学。唯因如此，人们有时称奥古斯丁或阿奎那为神学家，有时又称其为哲学家。其实，在当代西方学术界，就有这样一个领域：哲学神学或神学哲学（philosophical theology；theological philosophy）；对汉语读者来说，这样的称呼确实有些别扭。中国读者似乎更习惯于狭义的哲学与神学；二者的不同点远远大于其相同点，因为神学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是很大，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却非常大。弄清了这种差异，就能更好地理解海德格尔思想中的哲学与神学。

离开修道院以后，海德格尔只好申请去弗莱堡大学神学院，这显然是因为学费的缘故。从上高中开始，他一直享受埃里纳助学金。1909年冬，他开始就读于弗莱堡大学神学院。在后来的一篇回忆录中，他这样写道：那时的哲学课程不能满足

我的需要，我便自学经院哲学的教科书；我的逻辑知识有了一定的进步，但是在哲学上，这些书还不能回答我当时正在思考的一些问题。对于神学院的学习，海德格尔只提到卡尔·布雷格一人。在读高中时，他就读过布雷格写的一篇论文：《论存在：本体论大纲》（1896）。这篇文章使他熟悉了本体论传统中的一些基本概念。

布雷格既反对现代思想，又反对蒙昧主义。现代思想的主要特征是反对基督教神学，主张上帝不可知论，宣扬科学万能论，我们可以称之为“科学主义”。与此相对的是蒙昧主义，它反对科学、启蒙以及所有进步的事物。科学主义者认为，他们的思想不以任何信念或假设为基础；布雷格说，他要把这些人“从武断的睡梦中”唤醒。他说不可知论者同样是有信念的，那是一种古老而朴素的信念：他们相信科学、进步、生物进化以及经济、社会、历史的发展规律。科学主义不是完全“不对”，而是“不够”深入和彻底。布雷格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：实在（*reality*）的秘密是不可穷尽的。人是实在的一部分，实在无所不在，人类不可能穷尽其隐秘的本质。在他看来，人类的错误在于，他们傲慢地以自我为中心。人类中心论即自我中心论的理论必然导致“真理有用论”——对我有用的、能够服务于我的，就是真理。我们认为，布雷格所谓“实在的秘密是不可穷尽的”思想，与海德格尔所谓真理的“隐蔽与显现”，具有明显的相似性。

1910年，青年海德格尔仍然坚信天主教的“真理宝库”是一份圣礼，而非人们可以随意处置的俗物。和布雷格一样，海德格尔相信，信念不等于情感。当时的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宣称，只有通过直观和情感，人们才能认识上帝。海德格尔认为，这是对现代主观主义的一种屈服。他说，信念是一种艰难的挑战，要想获得幸福，拥有精神生活，你就必须去除一切低俗恶念，心怀恩典，努力工作。

1911年2月，还在弗莱堡大学神学院读书的海德格尔旧病复发。也许是用功过度，也许是他的身体不允许他做错误的事情，神学院的医生建议他休学养病。他给长辈们的印象是，有才华，但身体虚弱，不能胜任教会的工作。前面两句话的意思需要做些解释。“用功过度”比较好理解，它指的是海德格尔非常用功，不知不觉地损害了自己的健康。第二句话——也许是他的身体不允许他做错误的事情——指的是海德格尔后来的发展：他不得不放弃天主教神学，而改修哲学。一些研究者认为，哲学才是海德格尔真正的事业，从事神学研究对他来说是一个错误。这当然是从后往前看，是后人的解释，不是海德格尔的想法。

与许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一样，海德格尔必须规划自己的未来，也必须接受随之而来的各种磨难。在家养病期间，他心情郁闷，不知何去何从。西方谚语云：患难见真情。人生在世，难免遇到困难。有了困难，总是希望有人帮一把。当海德格尔不知所措时，他的好友恩斯特·拉斯洛斯基给了他很多安慰与帮助。拉斯洛斯基是弗莱堡大学天主教研究系的学生，很早就羡慕海德格尔的才华。他建议海德格尔继续攻读神学，因为这个专业能够获得教会的资助。但是海德格尔心里明白，神学之所以对他有吸引力，是因为其哲学内容，而非神学思想。当然，他可以留在教会之内，而全神贯注于哲学。从当时的思想背景看，天主教哲学家的前途并非一片光明。他们得不到教会以外其他哲学家的尊重。这个方面的教授席位也寥寥无几。

天主教哲学家的路走不通，那就读个比较实用的专业，参加全国统考，当个教师吧。海德格尔决定学理科。1911年至1912年，他中断了神学研究，在弗莱堡大学科学系开始学习数学、物理学和化学。尽管如此，他的哲学兴趣丝毫没有减退。他先后结识了天主教哲学家克莱门·鲍姆科尔教授和艺术史家

与基督教考古学家约瑟夫·索尔教授。前者是《哲学年鉴》主编，致力于选拔哲学领域的天主教徒青年才俊；后者是天主教刊物《文学评论》的主编。鲍姆科尔在1912年的《哲学年鉴》发表了海德格尔的论文“现代哲学中的相对性问题”，索尔在《文学评论》上发表了海德格尔的论文“逻辑研究的新进展”。索尔并不理解现代物理学问题与天主教会会有何关系，但是他很满意海德格尔的表现，因为其谈论逻辑的文章，引起了天主教會的很大关注，这是拉斯洛斯基告诉海德格尔的。拉斯洛斯基对他说：我有一种预感，你肯定能成为一代伟人，德国的大学会争先恐后地请你去。

现在看来，我们不能不佩服拉斯洛斯基的眼力！后来他的预言果然成为现实。与此同时，他还告诫海德格尔，天主教思想与所有的现代哲学格格不入；他不应自囚于天主教的枷锁中，而应该在教会以外的其他刊物上发表文章。这些思想对海德格尔的影响一定很大。从下面三个方面就能理解海德格尔后来与天主教的决裂。首先，海德格尔的主要兴趣在哲学，而非神学；其次，现在的海德格尔不再主修神学，而改修科学；最后，好友拉斯洛斯基已经明确地说出了他的预感：天主教与现代哲学格格不入。

拉斯洛斯基对海德格尔的关心可以说是全方位的。除了事业的选择、学术的交往、思想的走向和作品的发表，他还十分关心朋友的学费问题。学费一直是海德格尔必须面对的一大难题。布雷斯劳的一个天主教兄弟会里，有拉斯洛斯基的一个校友。拉斯洛斯基信誓旦旦地对他说，海德格尔是德国天主教哲学的最大希望。于是这位校友慷慨解囊，这笔资助，加上弗莱堡大学的一笔数额不大的助学金，再加上他做家教的收入，使海德格尔一直支撑到1913年。是年夏，他终于获得哲学博士学位，其论文题目是“心理主义的命题理论”。从这篇论文看，海德格尔的确是胡塞尔的忠实信徒，后者所著《逻辑研究》对

前者的影响清晰可见。虽然初出茅庐，满怀信心的海德格尔却勇于批评学术权威，大名鼎鼎的利普斯和温德尔班成为其批评对象。

攻读博士学位，是为了找一份满意的工作。按照当时的规定，要当大学教师，就必须通过任职资格考试。海德格尔的任职资格论文是“邓斯·司各脱的范畴与意义理论”。这个题目的选择，显然与其经济状况有关。这时，他还享受撒策勒基金会的资助，该基金会要求，受助人应该以托马斯·阿奎那的方式，捍卫“教会的真理宝库”。如果行动迅速，海德格尔也许能够得到一个空缺已久的基督教哲学教授的席位。然而，他并非唯一的候选人。竞争对手恰好是他的朋友恩戈伯特·克莱博(Engelbert Krebs)。

拉斯洛斯基在访问罗马时，结识了克莱博，他是牧师，也是神学家，年长海德格尔八岁。拉斯洛斯基本来想请克莱博帮忙，为海德格尔找工作，谁知道克莱博本人也是一个求职者。1914年，克莱博回到弗莱堡后，海德格尔很快与他取得联系，两人保持着友好的关系。现在，他们成了职场上的对手，但是谁也没有说过对方的坏话。著名的天主教徒历史学家亨利希·芬克很赏识年仅24岁的海德格尔，这对海德格尔非常有利。但是克莱博也有自己的优势，那时，他担任这一职位的代理教授，当然希望自己能够转正。他曾在1913年9月14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：今晚五六点钟，海德格尔来访。他告诉我，芬克让他做哲学史方面的研究。芬克还暗示，只要这个职位空缺，他就该尽快申请当讲师。看来，我不过是个配角，我只是在为海德格尔温被窝。

很难想象，职场上的竞争对手会在学术上取长补短，互相帮助。克莱博说，系里要求他上逻辑课，可是他对逻辑了解不多，海德格尔就帮助他备课。反过来，海德格尔在经院哲学史方面的知识不及克莱博，后者就向前者伸出援手。

1915年春，海德格尔完成了他的大学教师任职资格论文。他的指导教师是新康德主义者亨利希·李凯尔特（Heinrich Rickert）。李凯尔特是弗莱堡大学的头面人物，是“教授的教授”。他上课的地点不是教室，而是图书馆。他把讨论班开在自己家，听课的成员都是他精心挑选的，有教授、社会名流、医生和无薪讲师，海德格尔有时也能名列其中。李凯尔特试图左右全德国任命哲学教授的政策。对年轻人来说，得罪他就等于自毁前程。在李凯尔特看来，海德格尔不过是待在天主教小角落里的一个小人物。他接受了海德格尔的任职资格论文，却懒得审阅。于是他找到克莱博，要他代为审阅并撰写评审意见。他显然不知道，克莱博与海德格尔是朋友。克莱博在日记中这样写道：我把海德格尔叫来，我们一起讨论他论文中的一些要点和难点。最后，海德格尔顺利地通过考试，成为无薪讲师。

赶紧通过大学教师任职资格考试，是为了获得那个天主教哲学教授的职位。海德格尔亲身经历了当时那种恶劣的学术环境。他觉得自己很有希望，芬克的暗示和李凯尔特的支持，都增强了他取胜的信心。后来，他的朋友兼竞争对手克莱博也退出了这场角逐，因为弗莱堡大学神学系给他提供了一个教义学教授的职位。但是，在这场只有一个人参加的求职比赛中，海德格尔竟然失败了！1916年6月23日，空缺数年之久的天主教哲学教授的席位，终于迎来了“最佳人选”。聘任委员会选择了来自敏斯特大学的约瑟夫·基瑟教授，其理由是：只有非神职人员才符合申请条件，而合适的人选奇缺；经过反复酝酿，系里只能推荐一位候选人，海德格尔的名字当然不在其中。出人意料的是，基瑟教授没有接受这项任命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，海德格尔还是没有赢的希望，弗莱堡大学只能给他一个临时工的职位。

我们可以想象海德格尔的心情。过去的两年中，他一直是

同事们心目中最有希望获胜的人选。他才华横溢，又有芬克和李凯尔特等重要人物的支持，完全胜任这一职位，聘任委员会却说，合适人选奇缺。海德格尔心情郁闷之际，好友拉斯洛斯基又来安慰他。他对海德格尔说，你的同行怕你，那个决定纯属主观臆断。有的研究者认为，年龄小、进步太快，也是人们不认可海德格尔的一个理由。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，海德格尔的同龄人正在效命疆场，有的已经为国捐躯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人们自然会看重阅历和年龄。基瑟年长海德格尔二十岁，自然会受到人们的重视。

这是海德格尔职业生涯中所经历的第一次磨难。失意中的他却找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。1915 年秋，海德格尔结识了艾弗里德·派特里（Elfried Petri），弗莱堡大学经济系的一个学生。派特里出生于小官员家庭，新教徒。对当时的妇女来说，读经济学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选择。她还积极参加女权运动。两年后，他们结婚了。回溯历史可以说，派特里是一个勇敢而有眼光的女子。当时的海德格尔既非名人，又非富人，连个稳定的职业也没有。她选择他，定然不是为了功名利禄。然而，对海德格尔的父母来说，这是一个沉重打击。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，他们本来希望儿子能够成为牧师或神学家。无奈事与愿违，儿子改修哲学，放弃了原来的神学研究。更让他们难以接受的是儿子竟然娶了一个新教徒，海德格尔的天主教信仰必将受到严重威胁。另外，派特里的家庭属于小官员阶层，他们能够接受目前还是一无所有的海德格尔吗？无论父母怎么担心，无薪讲师马丁·海德格尔与经济系学生艾弗里德·派特里坚持自己的选择。他们在弗莱堡大学的教堂举行婚礼，双方父母均未出席。海德格尔请克莱博主持了婚礼。克莱博的日记这样写道：战时婚礼，没有乐队，没有礼服，没有花环，没有马车，没有喜宴或贵宾；双方父母均致信祝福。

1916 年，埃德蒙特·胡塞尔来到弗莱堡大学，担任哲学教

授的职务。海德格尔一直想见胡塞尔，后者却并不热心，因为在胡塞尔看来，海德格尔是一个天主教徒哲学家。第二年，胡塞尔才“发现”了海德格尔。因为原来的助手辞职了，他需要一个新助手。不巧的是，1918年1月，海德格尔应征入伍，服役期间，他与胡塞尔保持通信联系。在写给海德格尔的一封信中，胡塞尔赞美海德格尔“纯洁的青春”，夸奖他“思维清晰，心灵清澈，目标明确”。胡塞尔还动情地说：真想变得和你一样年轻！读你的来信，分享你的青春活力，真是一件快事！胡塞尔此时的心情，很可能与其痛失爱子有关。1916年春，他最小的儿子阵亡；写这封信时，其次子因头部中弹，正在军队医院养伤。胡塞尔或许把海德格尔当成了自己的儿子。

1919年初，海德格尔已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了。他对“讲桌”的现象学分析使他闻名遐迩。人们称他是“梅镇的小魔术师”：“小”是因为他个子不高，“魔术师”是因为他讲课引人入胜。在他的课上，讲桌不再是理念与摹本、主体与客体，过去那些宏大而高远的词汇不见了，他带领学生们返回到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：此时此地在我视野中的这个讲桌，究竟是什么？不是一个孤零零的客体和主体，而是一个各种关系交织在一起的世界，是讲桌的世界。海德格尔的朋友、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对他的评价是：与其他哲学家相比，海德格尔的思想最有吸引力、最精彩、最有说服力、最神秘，可是听他讲过之后，你又会觉得一无所获。读了海德格尔的思想，你也可能有这样的感受。因为你在接受一种全新的思想，新思想往往是既有趣，又难懂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海德格尔决定脱离天主教的思想体系。他对克莱博说，天主教信仰会妨碍其进行独立的思考和研究。他不是怀疑基督教本身，而是怀疑天主教的思想体系。做一个哲学家真不容易！他必须真诚地面对自己和学生，这是需要斗争和牺牲的，一般的学者不可能知道这些事情。海德格尔认为，

研究哲学是他的天职，其教学和科研正是在履行这一使命。他相信，其所作所为正是在积极地推进上帝赋予人类的那种神圣使命。我们必须注意，这是在谈哲学思想与宗教思想。海德格尔并没有正式脱离教会。根据天主教的教规，信徒不可能真正脱离教会。在胡塞尔眼中，海德格尔是一个“不守教义”的新教徒。在海德格尔的父亲看来，儿子是一个叛逆者。海德格尔对教会的态度与其对天主教思想不同，他一直与梅镇教会保持联系。临终前，他特地要求梅镇的教会，等他百年之后，要为他举行基督教葬礼。

1920年，海德格尔初次申请马堡大学的教职，但是没有成功。校方认为，他的研究成果还不够多。1922年夏，马堡大学再次招聘教师，当时，海德格尔仅凭讲课，就已名声远扬。9月22日，新康德主义学派的著名领袖保罗·纳托普致信胡塞尔，说马堡大学要“重新考察”海德格尔，不仅因为胡塞尔的大力举荐，而且因为海德格尔的创造性研究。纳托普问胡塞尔，海德格尔是否准备发表其成果。胡塞尔把纳托普的询问转告海德格尔。海德格尔埋头写了三个星期，认真总结了他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，还写了一个导言。他把这篇长达六十多页、题为“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”的稿子，立刻寄到马堡大学。纳托普与尼古拉·哈特曼——马堡大学的另一位著名哲学家——审阅了海德格尔的稿件。纳托普对胡塞尔说，海德格尔的文章“趣味盎然，观点新颖，思想深刻而严密”。与此同时，哥廷根大学也想聘任海德格尔。校方的评价非常肯定。专家认为，海德格尔的思想“极富创新精神，这是他对人类生命史的阐发和认知”。从这两个事例来看，海德格尔的好友拉斯洛斯基的预言真的实现了，两个大学都想请他去。1923年6月18日，海德格尔接受了马堡大学副教授的职位。他自豪地对雅斯贝尔斯说，该职位的待遇和正教授一样。

马堡是一个小城，大部分居民为新教徒。海德格尔对马堡

大学的评价是：大学令人厌烦，学生让人尊敬。海德格尔很快成为这里的明星，他的课被安排在上午前两节。尽管学生们有睡懒觉的习惯，但是两个学期以后，上他课的学生就多达一百五十人。后来的著名哲学家伽德默尔（Gadamer）当时正在马堡大学读书，他本来是新康德主义学派著名哲学家哈特曼的信徒，可是随着海德格尔的到来，哈特曼的信徒纷纷转向海德格尔。哈特曼是夜猫子，中午起床，夜里工作，他一直是马堡大学哲学系的灵魂人物。现在，海德格尔取代了他的位置，很多学生不再参加他的晚间讨论了。睡懒觉的学生也能早起了，因为上午七点，他们要上海德格尔的课。两年后，哈特曼离开马堡，去了科隆大学。学生们对海德格尔的评价是好坏参半，他们认为，海德格尔的课不同寻常，不能死记硬背；老师很渊博，却丝毫不以博学自居；听他讲课很让人开眼界。有的学生认为，他是“翱翔在蓝天的一只雄鹰”；有的学生却认为，他是“一个疯子”。

海德格尔在马堡大学期间发生的另外一件重要事情是汉娜·阿伦特的出现。1924年初，18岁的犹太女学生阿伦特来到马堡大学，受教于基督教神学家鲁道夫·布特曼和哲学家海德格尔。阿伦特聪明早慧：14岁时，她对哲学产生了兴趣，读过康德的《纯粹理性批判》，她具有丰富的希腊语和拉丁语知识；16岁时，她组织过一个古代文献读书会。海德格尔与阿伦特关系暧昧是不争的事实。1950年，阿伦特曾致信海德格尔夫人，坦率地承认她与海德格尔的特殊关系。阿伦特说，她并没有负罪感，因为她已经为此而遭受了许多磨难；离开马堡时，她发誓绝不再爱任何男人。她虽然嫁人了，却没有真正的爱情。很多学者认为，这是海德格尔一生中的一个污点。我们应该区分师生关系与暧昧关系，前者是一种友谊，后者是一种不正当的关系。海德格尔年长阿伦特十七岁，是两个孩子的父亲。海德格尔夫人知道这种关系，却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家庭的声誉。早在